



何白水,男,汉族,本名何双,1988年5月生于陕西省白河县十里村,现居西安。系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星星》《延河》《海燕》《中国诗歌》《延安文学》《中国青年作家报》《羊城晚报》《陕西日报》等报刊,诗歌和散文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曾获首批“陕西青年文学之星”称号,第三届中国青年诗人奖入围诗人。



陕南的苦瓜

闲聊何双 蒲小茶

我一直觉得,一个诗人最好是能赤着脚在乡间温热的田垄上走走才好。移居城市后,城市拥挤的高楼大厦让我们的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一点点个人的喜怒哀乐,被反复咀嚼,致使好多作品都是个人小情感的矫情呻吟。移居城市的诗人何双却依然站在汉江边的泥土里,感受和体验生命的真味,吟唱着生命的真意:“在黑夜降临之前/所有的隐忍和厮守都在等待时机/所有的疼痛和人间的冷/都在故乡孵化/变成善良的星星”——《傍晚的故乡》。他在家乡情怀里寻找着智性的光芒。“风有风走的路,人有人过的道”——《大地的脉象》。“一条河流就是故乡的血脉”——《傍晚的故乡》。何双,是赤着脚在陕南乡间小道上走出来的。

物质和精神是人活着的两个基本要素,而人类文明的根本动机更是以精神的方式超越物质局限。诗人们正是用多方面、多角度的个性体验,表达着人类无比丰富的心灵世界。“母亲说,那个爱花的女人/没有跑过秋风。”——《秋风起》“没人走的路/将要荒芜,长满野草和荆棘。”——《故乡的土路》。“在雪落以前,要进山,肩挑背扛足够的柴火。”——《向上的炊烟》。武功的最高境界是顺其自然,无招胜有招,写诗的最高境界也不在于表达的技巧,即便平白的句子,只要有情,都是好诗。平白朴实的句子,总能触动你的内心。苦瓜在陕南沟沟壑壑的山坡上蹲守,“倘若给他一片巴掌大的土地,最后他就会蓬勃成一片绿篱。”——《苦瓜》。何双参加工作就住在省城西安,他从未忘记故乡,他的文字带有陕南的苦瓜味。“苦瓜甘愿苦自己。”“苦瓜的一生就是农家的一生。”“沿着汉江,在秦之头,楚之尾,你喊我的名字,一定有人应答。——《苦瓜》”。

读《苦瓜》这篇文章,读着读着,我就想着,何双,不就是一条从陕南走出去的“苦瓜”么?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大地般质朴。诗人出生在陕南汉江之畔,长大之后他同大多数人一样,“开始逃离巴山,逃离汉水,逃离村庄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何双创作谈:市井人物的“悲欣交集”》。白河土地条件恶劣,自然条件差,这是实情,逃离是正常的。何双通过文字对家乡回归,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我总是在这时才懂得/母亲的心/那爱,像此时的汉水/这样深,那样长……”——《汉水》“一条河流就是故乡的血脉”——《傍晚的故乡》。

“不怕,我们是有根的树。风吹不倒……”——《风吹不倒一棵有根的树》卡夫卡说:“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帮助和同情世界,感恩是最好的同情方式,也是最有力的‘斗争’”。何双感恩家乡是真诚的。黑格尔说,只有一个人能理解我,但他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对何双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闲聊一二。



遇见紫阳 (组诗)



□ 何白水

紫阳茶歌

清明未至正是相遇的好时机你把余生的体温以及所有的硬都交给身后的那片茶坡

茶坡生满茶树每一片叶子都替你活着我们就在这里 预演相逢

油菜花最善解人意为生满茸毛的大巴山 剃度让古老的野性变得一派温柔,甚至充满蜜意

见天肥润的汉水一遍遍推着夜露往山上走我们沐浴更衣意欲把最好的自己还给对方

终于见面了你把雪夜里写下的贞洁和积攒的光鲜从春天里挤出来

一芽一叶地舒展。打开这世间的元气 从来都是节制有度我何尝不是如此挖空心思搬出山河。字词以及句读怀抱你的自由

我把冗杂的长短句 一一砍掉

凝聚在叶片上的你的气息焙热了大巴山的伤寒也锁着一颗莲心就让我来喊山吧就让我来烧火吧就让我用一把大刀 与过去一刀两断或者,在刀口上翻捡来世的轮回

倘若真有来世一定取巴山深处最甘甜的水请回春天让一万个紫阳城在云雾氤氲的乡间复活倘若真有来世

你为我留下的独白足够余生回甘

卖茶女

为了不辜负春天她早早地就坐到街口每有陌生人一旁走过她都抬头相送

从一芽嫩叶到一杯清茶她说,她可以剥开春天来证明清白

有人从不擅饮有人甩尘而去有人弯下腰身为品相称重也有人气沉丹田,欲驾云雾之状她端坐在春天里山上的野花儿自开着多像一首诗诗人白练了十年功

老屋

就算是被蛛网遗弃就算是春天不曾抵达 油菜花也远而避之就算是路无以为路或者哮喘、见风咳、驼背,满脸皱纹也好

可我都没有那些散落在巴山褶皱里的老屋我该拿什么来证明身份

又上文笔山

花丛和新生的绿意引诱弄墨者,也引诱舞者 and 火夫沿着一条蛇形小路谋篇布局。种上字词和意境困顿时,也需要留白兴之所至,就一气呵成问顶紫阳阁

文笔山呀山下的汉江绕着紫阳城悟道多年我至今没有写下让你丰富的暗波涌动

一只春天的蚂蚁

都怪我不小心踩到了春天一只急匆匆赶路的蚂蚁它在地上打滚它在地上痉挛

它在地上咬紧牙关我却无法施救,不能送它回家

这,多么荒唐我和它一样都害怕冬天的冷都是这熙熙攘攘的土地上卑微的生灵

它流血春天也趴在风中——喊:疼

月儿潭

像匍匐在朝圣路上月亮遍吻千山万水她在寻找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是我居住的村庄

像爱上一个情郎月亮坠入人间天堂他在巴山种下宝石和花木汉水就是她最美的霓裳

像孕育一个孩子月儿就诞生在水旁村庄给他一个浪漫形容:月儿潭。像眼睛一样闪亮

弯弯的月牙住在村庄弯弯的小船停在潭上朦胧的夜色里星星晃动谁在谁心尖入了梦乡

傍晚的故乡

一条阅历丰富的河流自西向东,穿过季节和乡愁

我习惯在某个傍晚站在汉江源头,梳理故乡的毛发直到那些古老时光从纸上漫成花朵

夕阳西下,有个挥鞭人正驱赶着羊群和白云而汉水习惯了沉默它总在诗页里流淌,带来一些温暖的场景比如靠岸的渔船比如木讷的石头

一条河流就是故乡的血脉故乡就是流浪人系于腰间的炊烟在黑夜降临之前所有的隐忍和厮守都在等待时机所有的疼痛和人间的冷都在故乡孵化,变成善良的星星

桐子花开

在泥土香蒸腾中下降在鸡鸣狗吠中鹤起在小溪圈养的山坡里放歌在蚂蚁和牛粪身上,生或者死也好

离开故乡以前,给村庄取一个名字给田野穿一次衣裳给溪流设置一道水坝给心铺上一层,带血的,桐子花

这些,我必须亲力亲为如此,散养的童年兄弟才能在我年迈时,和我相坐在春天的桐子树下

遗忘

好几个春天我都没有再回去被窝里的小山村一定还温暖着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练习奔跑试图赶上朵朵桃花盛开在远离炊烟的地方重新生火。丰饶土地与沉重一刀两断

寒冷还是一次次光顾了我越接近岁月深处,身后的野草也越深被月亮遗忘的少年啊仍在故乡以外漂泊我至今还没有追上

秋风起

叶子还未入土故乡就添了新坟母亲说,那个爱花的女人没有跑过秋风。来不及看一眼满村零落的桂花雨

上山的那天,她追着送她最后一程然后,就带着镰刀匆匆下地

“才三天的功夫啊!芝麻全黄了……”风一吹,母亲直喊疼

现在是九月,露花泛白顾不上儿女情长,风里抹泪有多少心事,只好秋后再种吧

故乡的土路

奔跑在乡间的土路像一只快活的兔子它越跑越远,最后消失于密林深处

奔跑在乡间的土路喂养了山花,野草,还有土房子也能宽容山羊和牛群粗暴的践踏它习惯了柔软,很有绅士风度

一条土路通向夜晚月亮赶着马车走在上面蝓蚰站在路的两旁唱歌蚂蚁跑来跑去,搬运露珠和粮食

一条土路通向死亡老去的亲人就守在路的尽头没人再走的路将要荒芜,长满野草和荆棘

沿着一条土路的方向我能找到故乡,途经一些美好的事物。

魔术师

我一直在想火车是不是世上最失败的魔术师不然为何他带着父亲离开回来时,却不能变回父亲年轻时的样子

划着纸船看海

我叠了一只纸船妈妈说,山的外面就是海

长这么大,我一直记得妈妈的话事实上,纸船早已在诗页里搁浅我至今还没看见山的外面,是不是真的藏着大海

汉水

像一条拉链左边是山,右边还是山锁起来 都是母亲的心肝

在这个季节 大雁从头顶飞往南迁徙我躲在她的怀里 哪也不去像极一个还未长大的孩子用劲儿吮吸母亲的乳汁

她总是不言不语默默地承受寒潮和 冬雨近处的灯火和黎明一样远她只是看看 早已筋疲力尽瘦的 像一条草绳

太阳再次靠近村庄时又绿了两岸群山一夜间 桃花开遍四野唯有此时,她才得以少许休息

我是在这时拉开那条拉链好看,飞回来的燕子

我是在这时才懂得 母亲的心那爱,像此时的汉水,这样深,那样长……

就这点收获了

大清早起来父亲就发来微信视频无非是,晒晒他新打的榫牙或者是,才扳的竹笋……

他说,就这一点收获了等晒干以后,捎带到西安给你和你哥尝尝鲜

父亲今年没有出门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他留在乡下,陪陪村子和母亲

春天好短啊一晃眼就老了多想安慰他,人生还长,夏天还远

老房子

老房子坐在椿树下打盹儿一不留神,时光就沿着石板缝钻进来

院子里,一只老母鸡恰好看到这一幕发出“咯、咯、咯、哒”的笑声

母亲背着背篓下地了她去整理庄稼和石头她总是把我托付给老房子然后告诉我,要种知识,不耕农田

老房子睡着了。一把锁,锁住了心事我经常会上木格子窗,看蜘蛛捕捞阳光和灰尘

蹴累了,干脆闭上眼睛走神

猪圈里的猪是我喂养的。耳目远远地,它能听见母亲的脚步声等到老房子也被惊醒时光就吓跑了

专栏 金州石头记

神河源三叶虫化石

王晓群

在岚皋好友操世双家做客,一块灰质板岩上的几个虫子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问他这是什么。他笑着对我说,你真有眼力,满屋的崖柏珍品与奇石作品你不看,偏偏要问这块不起眼的石片。这是一块三叶虫化石。

三叶虫是距我们遥远的五、六亿年前的寒武纪动物,代表着那个远去的年代。它们前后在地球上生存了3亿多年,是生物类生命极强的物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们演化出繁多的种类,有的长达七十多厘米,有的仅有两三毫米。但早在二至四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它们就完全灭绝了。操世双收藏的三叶虫化石有两三厘米长,深深地镶嵌在板岩中间,用手触摸有明显的凹凸感。

我问操世双是从哪里弄到的,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神河源。

我很惊讶,原以为他是从外地购得,却没有想到他就是在本县采到的。神河源我太熟悉,位于大巴山主脊之上,安康市的旅游风景名胜。坦坦荡荡的草甸一坡接一坡,一岭连一岭,面积多达万余顷,是人们休闲避暑胜地,也是大巴山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要说神河源有三叶虫化石,我从来没有听说,也真有点不相信;三叶虫应该生活在远古的海洋中,而神河源却在大山之巅、海拔两千四百米以上的内陆主脊。再说,我多次进入神河源,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比较了解,咋就不知道那里有三叶虫化石?怀着种种疑惑,抱着种种希望,我迫不及待的驾车驶向神河源。

按照操世双所说的位置,直奔草甸中央的停车场。这天雨后初霁,朗朗丽日斜射在起伏变化有节奏的草甸上。我站在那里,白云是那么的低,就在我身边;天是那么的蓝,蓝的像大海。风从远处的草甸尽头带来一浪一浪的清凉,随意撒向草甸,也撒向我的脸膛,莫名的远方大海的气息荡漾在我的心里,心跳缓缓的、悠悠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噢!无遐再欣赏神河源的美景,我是寻找三叶虫化石来的,目的明确,目标就在停车场,还得先解决内急。隐藏在乱石堆后,一泻为快,冲刷在石片上,奇迹出现!一只小虫稳稳的爬在哪里,一动不动,细看时就是一枚三叶虫化石。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又找到几枚。它是背壳构造,头部中间突起头鞍可能是安置脑的处所,头鞍表面光滑,两侧应该是眼睛,但看不清,仅仅是猜测。眼睛后有一条缝隙,可能是三叶虫钻出人身体的地方,头有触须,隐隐可见,身体两侧有附肢,非常清晰,就像刚刚死掉的虫被冻在岩石之中。

拾了几片,带回家后配上木框,摆放在书桌前,与朋友交流介绍时少不了炫耀一番,听着朋友的赞赏,心里总有一种抑不住的自豪与满足,这份自豪与满足大概源于养育我们的神奇大巴山吧!



神河源三叶虫化石

沁园春·战疫

冯文忠

己亥岁末,病毒侵袭,新冠突袭。望华夏大地,狼烟骤起;炎黄儿女,顿感焦急。武汉封城,全城隔离,誓与瘟神争时机。庚子初,观鼠年春节,格外静寂。何方妖孽施毒?令无数英才齐奋力。有钟李二士,率先直驱;白衣使者,精心疗疾。钢铁长城,子弟雄兵,勇赴疫区舞天戟。灾后,论应对危机,中国治理!

致抗疫英雄

藤哀

昔日攘攘今朝静,江城齐聚聚人心。黄鹤楼前游人去,长江之水难将息。须臾之间雷火起,三山护国共抗疫。华夏儿女皆雄起,无论迷彩与白衣。又是一年清明时,举国吊唁英雄气。英雄之魂未远离,化作星辰护天地。